

精武止戈

倘若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未曾暴发抑或挥之即去,各国运动健将当下便在东京挥洒奥运梦想。

体育,在中华文化悠悠长河中只是一个新概念,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方由日本引进,具有强身、竞技、育人之内涵。但体育在古代神州绝非匿迹,称谓之异而已。华夏先民谓体育为习武。

言及习武,妇孺皆知者首推霍元甲。其传奇成为百年来流行文化演绎之母题,八十年代一曲荡气回肠的《万里长城永不倒》唱响民族复兴的心声。

110年前,霍元甲在沪病逝,离抵沪未及半年。

离世前一年,英国杂耍艺人奥皮音自恃力大无比,公然叫嚣中国乃“病夫之国”,“沪人哗然”。旋即,沪上贤达“欲聘请技击名家,登台与赛,以显黄魂”。以行侠仗义且倡导“以武保国强种”而名扬四海的霍元甲当为首选。

翌年4月,霍元甲携弟子南下抵沪,以中国大力士的名义,在《时报》发表宣言:“世讥我国为病夫国,我即病夫

国中一病夫,愿与天下健者一试。”设擂台当日,奥皮音逃之夭夭。不战而屈人之兵,其利器即“黄魂”。霍元甲旋风遂吹遍申江两岸。

借此东风,亟待集聚革命力量的沪上同盟会,主张“无体育不足以强身,无体育不足以强民”理念,力邀如日中天的霍元甲,“拟立一学堂”,使“弱者以强、病者以起”,进而培育全民之“尚武精神”。

1910年7月7日(农历六月初一),中国精武体操学校(1916年4月6日迁入新舍后更名为上海精武体育会)横空出世,霍元甲出任武术总教练。

武林历来奉“因袭宗法,师徒秘传”为神明。而精武会“不争门户短长”“熔各派于一炉”“久而久之,自成一种融合南北,取精用弘之技术”。且所传授的不仅限于武艺,足球、篮球、台球、绒球、乒乓、单杠、木马、飞镖、跳高、跳远、哑铃、平台、秋千、举重、拉弓、射箭、袖镖、飞锤、捻石、骑马、溜冰、狩猎、田径等现代体育项目一应俱全。1936年柏林奥运会,精武会便选派三人出征。

乃文乃武,惟精惟一,这是精武文化之内

涵。习武之外,学员须修习临池(书法)、图画、国语、摄影、粤乐、铜乐、弦乐、京剧、影戏、医学、雄辩等课程。师资中“毕业欧美得博士学位者尤不乏人”。当然,“体魄之不健全,曷足以言智育,智育之不健全,曷足以言德育”。会旗与会徽上闪耀的黄、蓝、红三星即标识体、智、德三育。三星亦为练功服襟章,以区分学员之等级。缀三星、双星、单星者分别为六年制、四年制、两年制结业学员,无星者为初级修业学员。

精武会毕业典礼令人艳羡不已。1916年11月5日,孙中山莅临精武会技击高级学员毕业典礼并发表训词,继而为《精武本纪》作序,还为建会十周年亲笔题写“尚武精神”横匾。

伟人何以青睐精武会?“爱国、修身、正义、助人”之宗旨道出原委。爱国主义,乃精武会育人之底色。

因东北义勇军后援会会长和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之双重身份而威震日寇的朱庆澜将军,其第三重身份即精武会会长。由其集资创建的中国电通影片公司出品一系列堪为经典的爱国主义影片。风靡最盛者,非《风云儿女》莫属。其主题歌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朱

◆东敲西击

俞可

庆澜将之命名为《义勇军进行曲》,即70年来亿万国人所高唱的国歌。

会员陈延年与胞弟陈乔年(陈独秀嫡子)受精武会会长霍守华资助赴法勤工俭学,融于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留法勤工俭学生群体,成长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领导人及彪炳史册的革命烈士。

面对任何血雨腥风,精武人均慨然应对并昂然高呼:“杀一霍元甲,而第二、第三以至无量数之霍元甲继续产生,其又将若之何哉!”

爱国主义须因时而进并因势而新。值精武会创建110年之际,7月6日,由沪上武术人自编自导自演的《止戈战疫》成功首演。作为全国首部以抗疫为主题的原创武术舞台剧,《止戈战疫》将舞台幻化为“武”台,讴歌“武”敌天下的抗疫英雄,传递“武”往不胜的抗疫精神。时代的召唤,把精武体育这份文化遗产擦亮,历久而弥新。

习武绝非嗜打喊杀,恰如体育与奥运绝非争金夺银。以武止戈,所征服的是身心强健、民族独立、世界和平征途上的艰难险阻。

◆汉诗节拍

生命颂

杨达寿

天和地对每个人都一样宽恕
来去的通行证都在自己的手里
人的一生也有分明的四季呵
每个人都要经受春夏秋冬的洗礼

童年是绿色春天的希冀
充满一派蓬勃向上的生机
青年是火热夏天的象征
敢于顶着风雨雷电抽青拔节
中年是成熟秋天的标志
收获着诚耕勤种的丰硕惊喜
老者有理智冬天的风度
不骄不躁储蓄着阳光的热力

呵,人的生命四季常青
每个灵魂与肉体都会惺惺相惜
还要把病痛和苦难抛到海洋里
呵,人的生命苦于短暂
配不上辽阔岁月的绵长爱意
每个人都要善待自己的每一天
每一天都在诠释每个生命的真谛



大暑

六月份，暑，就热也，就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今则热气犹大也。

热浪滚滚，我们在其中

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跋扈的太阳,一改之前的温和相,陡然间翻脸不认人了。没有电风扇的年代,体质差点的老人孩子,安静地坐在竹椅上,都热得直喘气,一把芭蕉扇,不停地摇动,只消停一会,便会汗如雨下。所谓的心静自然凉,到了高温酷暑的日子里,不过是画在纸上的一只饼。

小暑割不得,大暑割不掣。双抢是大暑时日的重头戏,在全年最高温的节气里,我们咬牙关,忙着早稻收割,忙着晚稻插秧。

种田的母亲,教书的父亲,高中生的大哥,中专生的二哥,一起戴上草帽,穿着长褂长裤,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在田间收割金黄饱满的稻禾。捆扎好的稻捆,一趟一趟地挑往稻床,我和弟弟跟在他们身后捡拾散落于路上的稻穗。头上烈日当空,地下热浪滚滚,尽管头顶草帽,草帽下面还压了一条湿毛巾,但是,肆意横流的汗水还是将眼睛刺得生疼。胳膊窝这块的衣裳,留下了任凭你拿什么清洗剂都无法去掉的永远的黄渍。洗衣裳时,我打破砂锅璺

到底地想知道为什么。母亲给出的解释是,庄户人家汗淌得有涧滩水那么多,淌长了,汗就变黄了。黄汗淌,黑汗流。这样的滋味,没有乡村生活经历的人,不一定能懂。等稻禾全部堆放到稻床后,一家人更是忙得不可开交了,在石碌上脱粒,用水车车水灌溉稻田……

最辛苦的是母亲,她在田畈劳作好一阵子,再赶到菜园里摘菜。我给母亲打下手,剥毛豆,洗菜,烧火。这期间,我们家的伙食特别好,当天生的鸡蛋鸭蛋,会被母亲做出不同的花样,炒鸡蛋、面粉鸡蛋饼、海带鸭蛋汤……咸猪肉派上了大用场,炒进毛豆里,炒进干子里。鲜嫩的茄子打上花刀,泡进盛满清水的面盆里,浸掉褐色的汁液,与装在小碗里的蒜泥等作料一起,搁进饭锅里蒸。山芋粉调成糊,拿菜籽油煎成粑粑,切成块,是谓山粉圆子,与豆腐一起烩,偶尔同从吴桥街上割回家的猪肉一道红烧。特别下饭的,还有母亲晒制的鲜香的腐乳和黄豆酱。

母亲往大钵子的淘米水里加稀粥和细

糠,搅拌均匀后,两只黑猪在“啰啰啰”的呼唤声中,屁股一蹶一蹶地走过来。母亲扬起手中的葫芦瓢,稻子洒到门口的空地上,成群的鸡扑棱着翅膀,节奏欢快地把嘴直往地上啄。鸭子“嘎嘎嘎”地亮着嗓门,从四面八方朝着细碎的菜叶和螺蛳奔跑过去。大黄狗不知道跑哪儿打野食去了。

吃好中饭,日头白花花悬于高天的正午,鸡鸭狗猪统统地各自趴在自己的阵营里,动都懒得动。听到突然而至的动静,大黄狗第一个睁开半眯着的眼睛,快速地蹿起来,观察了一会,并无异常,又把一扇阔大屏风似的舌头长长地拖在地上,吭哧吭哧地大喘气。一早从窝里爬出来觅食的蚂蚁,架不住烈日烧烤,都已草草收兵。也是的,如果它们此刻还行走在觅食的路上,会不会被结结实实地做成无人问津的烧烤,真的未可知。只有知了,从早到晚不知疲倦地嘶叫,那般锐利的音质,像被锯子锯过,又像被黄铜水刷过,明晃晃亮闪闪的。

“冰棒冰棒,卖冰棒嘞——”,这样的叫卖声,朴实,全无花腔,却是一线清凉的音

符,穿云破雾,旖旎而来。我们刹那间精神抖擞起来,眼巴巴地看着母亲。母亲眼里飞出一枚钉子,在我们身上挨个地钉一遍,然后动作缓慢地将手插进裤兜,抠出一分钱,又抠出一分钱,再抠出一分钱。“够了,够了。”我在心里快乐地呼喊。先是冰棒箱盖被掀开,继之,一方阔大的棉片被揭开,扯掉冰棒包装纸,一根如玉的冰棒递到我们手上。我们姊妹几个头碰头地围拢在一起,你咬一口,我咬一口,三下两下地就把一根冰棒吞进了肚子里。嘴里的那份甜,肚皮里的那份清凉,萦绕着,经久不息。

池塘里的水,快速地蒸发,一天就浅下去好几寸。傍晚,我和母亲一起去菜园里给蔬菜浇水,一天不浇水,它们眼见着就无精打采地蔫下去。那天傍晚,浇好水,顺着带拔了几棵大青豆,摘了几只西红柿,正往家走,才走到山岗上,天空扯出一个闪,我们还没跑进家门,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地砸下来……

◆笔走万象

子薇

◆世说新语

朱国良

◆史海钩沉

俞剑明

韩愈的“不平则鸣”

韩愈是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不平则鸣”是韩愈创造的一个成语,其实他自己一生都在不平则鸣。

韩愈,世称韩昌黎。其父韩忠卿是县令,韩愈生下不久,其母去世,他3岁时,又丧父。韩愈自小寄居在兄长家,好读书,日记字数千,7岁时已读了不少诸子之书。他19岁赴京赶考,自恃才高,却名落孙山。韩愈在京中寄宿,连考4次,最后才中了第13名。

唐代人中了进士,还须经吏部考试合格才能做官,韩愈连考3年均未合格。由于手中银子用完了,只能移居洛阳。他心情大坏,三上宰相书,奔走权贵之门,低声下气自我推荐,招致后人非议。

好在经友人穿针引线,韩愈与美貌的卢氏小姐订婚。卢小姐见韩愈为考试之事心烦意乱,便劝慰他:“科场失意常有事,欲成大事,必先退之。”韩愈遂起名“退之”。

韩愈蒙妻子鼓励,应聘到汴州当观察推官。贞元十七年,34岁的韩愈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学博士,正式进入京城官场。博士官是个闲职,韩愈有充裕的时间为年轻考生写推荐文章,使不少人陆续登科。随着韩愈文名日盛,不少举人与国子监的生员纷纷拜韩愈为师,“韩门弟子”渐有起色。韩愈陆续写出了《原道》《进学解》《送孟东野序》《师说》《杂说》等名篇,其文气势充沛,语言流畅,造句奇崛,“业精于勤”“落井下石”“阉中肆外”“力挽狂澜”“兼收并蓄”“动辄得咎”……皆为韩愈之创造。

韩愈在文学上声望鹊起,仕途上却风波不断。贞元十九年,韩愈写了《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告发京兆尹李实在饥年横征暴敛。李实是唐德宗晚年最信任的佞臣,结果韩愈被贬到千里之外、瘴疠盛行的阳山县当县令。永贞元年,王叔文推行“永贞革新”,外制藩镇,内抑宦官,韩愈则站到了对立面,对王叔文痛加鞭挞。元和元年,因韩愈“日与宦官为敌”,又得罪强藩,结果被贬。元和十四年,韩愈写《论佛骨表》,致唐宪宗暴怒,欲将韩愈处极刑,幸亏裴度等人群起救护,才免于死,被贬潮州任刺史。

韩愈在潮州任官仅8个月,却为当地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他创作了《祭鳄鱼文》,又为逝去的柳宗元写了墓志铭。他还写了几篇乞还的文章,终于感动唐宪宗,返京任职。韩愈在长庆元年任兵部侍郎,56岁那年回韩庄别墅休养,当年12月去世。

韩愈一生敢于直言,每遇事即不平则鸣。他的文章在唐代则独步天下。但其性格弱点也十分明显:年轻时急于做官,多次干谒求情,士人对其有“摇尾乞怜”之讥。平日里好为人师,对其文友有颐指气使之举,晚年频换小妾,全然不顾那位深明大义且聪颖贤惠的发妻卢氏的感受。为了对付那些美姬娇娃,常服硫磺(白居易诗:“退之服硫磺,一病迄不愈。”)唐代文人纳妾成风。在他们眼中,爱与爱情是两码事——爱是灵魂的事情,而爱情是肉体的事儿。

融合 组合 结合

民间的智慧往往闪烁着夺目的火花,老百姓的语言就是丰富实在,而且受用。就拿一句我们常说的“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来说,调侃是调侃了一点,但饱含人际融合这层意思。

人世相处,人们交往,深谙男女之间的有机配合,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人与人之间取长补短的有效组合,也会产生最佳的结果。《三国志》中刘备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如果全是羽扇纶巾、手挥五弦的军师,而没有冲锋陷阵的将帅,或者只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勇士,而缺少出谋划策的谋士,那么这种文武之道的不平衡搭配,怕也难以克敌制胜、决胜千里。刘邦登基时还这样实事求是地讲过: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克,吾不如韩信。唐朝开国皇帝李世民也说过,自己文不如魏征,武不如瓦岗寨的弟兄们。应该说这两位皇帝老儿还算谦虚,话也说得有些良心。其实,我们从另一方面也可发现,没有这些文能安邦、武能定国的栋梁之材的奇巧融合和最佳组合,这天下恐怕是打不下来的。这两位皇帝的本领之高、手段之妙、用人之道,按照现代语言来诠释:就是善于把水泥和沙



要“抹杀月下老人”,以为王昭君的凄情婉调,宜配牧羊的苏武;蔡文姬的灵心慧胆,宜配击鼓骂曹的祢衡;朱淑真则宜配苏东坡,这样才可把她从不幸的婚姻中解逸出来;关盼盼则宜配白居易,使之琴瑟和谐;李清照则宜配陆游;鱼玄机则应与张志和是天生一对。他老人家一口气配了百十对“新人”,看来,他是深感搭配的错位、婚姻的不幸。本来古人已经作古,也不存在着感情的痛痒什么的,而这又干卿何事?但不幸的人际结合、家庭组合,其中滋味可想而知!相爱容易,相处太难,两个好人的结合,两位雅人的组合,未必幸福和快乐。这是多少年来都难破之题、难解之谜!

其实,无论是人际的配合与婚姻组合、太完美的结合所谓天作之合、珠联璧合,毕竟是少之又少的,况且得不到互补和取长补短的作用,反而会有针尖对麦芒的后遗。而不少理想化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常常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许多时候,想象中的龙肉远不如碗里的猪肉实惠。天上的云雀一掠而过,庭院中的麻雀倒可让人端详一番。尽管每个人的处事态度、行为气度、做人准则、个性特长都不同,但总要学会接纳别人、容纳他人,看到别人即使一点儿如青葱一样的绿

